第三十七战 王者之戒

街灯之间交替着种了一排大树，已经入秋，每棵树上都有些叶子正变得枯黄，哪怕行人叹口气都能刮下来。一阵微风吹过，摇曳着树枝，带着叶子往下坠。

安容与一直走在稍微靠言澈左后方的位置，方便他将那侧颜尽收眼底。一路注视着，就这么眼瞅着一片发红的树叶卡进了言澈凌乱的发丝里。

“哥，你头上有片树叶，我帮你弄掉。”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

得到言澈许可后，他伸出右手去拨弄那片树叶。缠的不算紧，两下就被弹了出去。只是指尖传来的柔软触感，让他魔怔了一般，突然就将手指完全埋入那蓬松的卷发中，轻轻揉了起来。

言澈的头发不算太长，一缕一缕的自然卷层叠交错。风一吹，轻盈着被搅乱，看起来就让人想帮他捋个顺溜。

可是忽然之间，又想将这头青丝弄得更加凌乱，把那整个人儿，抱在怀里好好蹂躏一番。

“还没弄掉吗？”言澈呆呆站在原地，任由眼前这个高大的少年目光痴迷地拨弄着自己的头发。

“弄掉了……哥，你的头发好软啊。”依依不舍地撤回自己的手，上面还残留着对方的温度和味道，此时正有些无所适从。

“村口剪头发的王师傅也这么说。”言澈打趣道。

谈笑间，两人已经走到安家楼下。此时言澈也收到几条报平安的信息。简单道别后，安容与又傻站在楼梯口，目送对方离去。

坐电梯时，他偷偷闻了闻手指上留下的味道，果然还是那股熟悉的淡香味，好似能勾魂夺魄一般，让人忍不住一直猛吸气，直到额头青筋暴起。

这天晚上，安容与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与以往梦遗时做的那些梦完全不一样，之前梦里的言澈，只是笑眼盈盈地站在他面前，拉一下手，轻轻地拥抱，就足够他发泄出来。

可是在这个梦里，他被绑在书桌前的椅子上，动弹不得。房间一片黑暗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竟是一句话都没喊出来，就这么闷声在椅子上挣扎。

当手和脚都被勒出红色的痕迹时，言澈突然出现在耳边，用气声说道：“容与，帮帮我。”说着便从耳根一路吻到脸颊。

言澈的脸游走到他的眼前，在周围依旧一片墨色下，不知为何就是将他的脸看得一清二楚。与平日的温润雅正不同，此时竟蒙上一层情|欲，眼里尽是渴求，让人看了一眼，便轻易就意乱情迷。

“帮帮我，好不好？”言澈的声音也变得愈发缥缈，听起来就让人感到血气上涌。

“哥，你说，我怎么帮你？”再也忍受不住言澈这样的请求，他焦急地问道。

“容与，占有我。”此时的言澈更像是一只妖媚的精灵，眼神、嘴唇都极尽诱惑。语毕，还送上了那两瓣柔软温热的唇。

以前的梦中也有亲吻，但都是蜻蜓点水一般的触碰。可是这个吻，已经超出了单纯处男的恋爱认知。

唇舌交缠，干柴烈火。舌尖上传来那股欲罢不能的香味，让他一直吸气，直到脸涨得通红滚烫。

奈何全身都被束缚着，无法紧紧拥住眼前这梦寐以求的人儿。在对方的挑逗中，动弹不得的他，早已感觉自己就要被欲|望填满至爆炸。

梦里的时间没有度量，在密不透光的环境中更是令人失去所有感官，脑子里只剩下唇舌间的那股陌生触感，与身上一阵阵要命的酥麻。

缠绵悱恻在这从未存在过的时空里海枯石烂，彼此的模样也在对方要化成水的柔情里地久天长。

或许在不知道总会醒来的梦里，才是最幸福的。

那里没有时间，没有观念，没有对错，没有障碍。有的，只是内心深处最渴望的事物，一切都简单纯粹。

可是梦总要醒的。

猛地睁开眼，少年还不能适应突然的光亮，眯着眼睛喘了几口粗气，这才掀开被子坐了起来。

身上某个部位正有些发疼，光是想起那个梦里的言澈，就又让他精神了起来。匆匆赶去厕所，发泄一番过后换洗了内裤，就这样将今日晨间的运动时间全部消磨干净。

在相思上言澈之后，这种事情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，连洗内裤的功夫都练得又快又好。但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他有这种生理反应的，自己也记不清了。

以前也不是没看过爱情动作片——仔细想想还是周楷钦那小子打着好东西要一起分享的口号，在高一上学期的某节体育课里偷偷拉着他看的。当时只觉得画面上的一名妙龄女子，被身后那大腹便便之人糟蹋着，毫无美感。

他不知道自己那天的表情，但直觉一定是皱着眉，然后扭头走开。并不是对这种行为嗤之以鼻——他深知自己不是圣人，常人的七情六欲自然都有，但说不清为什么，就是对那类片毫无感觉。

作为一个正常发育的青少年，他之后也曾背着爸妈在家里搜过一些来看，别提生理反应了，就是心理上也只有反感，除此之外，没有其他任何想法。

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，只当是对演员的演技与外形不来电。但遇见言澈后，他这才想明白，其实根本不需要看那些火热的画面，只要对象是言澈，哪怕只是单纯站在他眼前，身子里都有如欲火中烧一般。

两年下来，与言澈的距离越来越近，却又始终跨越不了那道坎。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竟然想要看见他的头发在自己手下变得凌乱，想要听见他的呼吸声在自己的触碰下变得急促，想要闻见他的淡香味在自己的吐息间变得浓郁。

亏得之前还想，好好的人为什么会变得面目可憎，可逐渐抱有这种想法的自己，又算得上什么正人君子？

脱离了梦境的时间，一分一秒，无情流逝。转眼又是新年。

高三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，安容与排在111名，毫无疑问又被周楷钦抓着嘲笑了半天：“哈哈哈哈哈哈哈，我看你的单身命已经写进每一个细胞了。”

安容与不信命，但他信自己与言澈的相遇，是上天的恩赐，是对他此生除了家庭以外最大的恩赐。

“哥，今年来我家过年吧。”在言澈讲解完试卷的时候，安容与看着对方的眼睛，认真说道，“哥，别拒绝我。”

“我……我怎么好意思呢，你们一家人团聚。”言澈答道，面有难色。

“哥，你别说这种话，我爸妈早就把你当作一家人了。”安容与说道，眼神真诚。

“这……会给你们添麻烦。”言澈眉头紧锁。

“哥，如果你不来我家过年，那我就去你宿舍陪你。”安容与说道，他的表情告诉对方，自己是认真的。

之后安父安母也加入战局，一家三口轮番轰炸，总算是说服了言澈跟着他们回姥爷家过年。对于他们来说，也就是添双碗筷的事，人多更热闹。但对于言澈来说，这是时隔好几年后，过的第一个像样年。

而对于单相思的怀春少年来说，这更是令他辗转难眠的好消息——这期间他会和言澈睡在一张床上。

虽说姥爷住的是别墅，但也并不是电视剧中霸道总裁住的大城堡。上下两层一共五间房，其中一间书房，一间藏书室，一间姥爷的卧房，两间客卧。其中一间客卧自然是给安父安母住的，而另一间则是给安容与安排的。

这回带上言澈，怎么看，都只能和他一起睡。五个人里除了他一个人有小心思以外，其他人都没想过这有什么不妥——除了长辈们抱歉道委屈言澈了。不过言澈本人倒是表示无所谓，两个大男人也没什么不方便的。

于是等着回老家的安容与，每夜都是在极度兴奋的失眠后，又在极度困倦中睡去。

依旧是提前三天前往姥爷家，言澈已经是研三快毕业的人，吕教授也不太管他，只要不出什么幺蛾子，多放几天假问题不大。

出发这天上午，一家人收拾好后，便驱车前往教工宿舍接言澈。

“哥，你的论文写的怎么样了？”自从言澈同意跟自己一起过年后，安容与就沉迷喜悦，无法自拔。现在言澈就坐在他旁边，简直都要手舞足蹈了。

“写的差不多了，回来改改错别字，顺顺句子就行了。”言澈答道，从表情来看他依旧有些不自在。

“小澈啊，之前听容与说你签工作了，条件怎么样呀？”见两人聊得兴起，安母也打算趁机了解一下言澈日后的工作情况。

“工资算是同行业中比较高的，不过是单休制，到时候可就没这么轻松了。”言澈简单回答道，IT行业的一些术语，说多了也怕对方听不明白。

“待遇好就行。当时听说你找工作，我还想给你介绍做家教呢。我有几个朋友，听说容与这几年成绩进步这么大后，都想让你给他们孩子补课呢。”安母说道。

“承蒙叔叔阿姨错爱。其实是容与聪明，以前没好好学而已，我只是监督他写写作业罢了。”言澈微笑着答道，手自然地搭上了身边人的肩膀。

“哥，明明就是你教得好，那些老师上课我就听不进去。”感受到肩上传来的重量和温度，安容与咽了咽口水，心想着还好亲妈没给言澈介绍别的家教，不然碰上哪个倒霉孩子，自己完美纯良的心肝宝贝又得被惦记着。

四人一车，有说有笑地闲聊了三个小时，终于抵达了目的地。眼前还是那片熟悉的小菜园，栅栏上的藤叶似乎又浓密了一些，大果树依旧光秃秃的。

停下车后，几人提着行李和年货走进庭院，那两扇精雕细琢的大门擦得锃亮，没有留下一点磨损的痕迹。刚到门口，姥爷就从门缝中探出了头，随即给出一个笑容，说道：“来了。”

安容与带着言澈，第一个走了进去。他手上提着用直播赚的钱买来的一个玉质的镇纸，包装都透露出精美绝伦。

“姥爷，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家教。哥，这是我姥爷。”安容与没急着递上礼物，先给两人做介绍。

“姥爷好，我叫言澈，现在在给容与做家教。”言澈恭恭敬敬地颔首敬礼，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温润气质，就很讨长辈喜欢。

“你就是小澈啊，来来来，快进来，别在门口站着。”姥爷表情十分开心，拉着两个小辈就往里走。

“姥爷，这是我给您带的礼物。”安容与递上那个漂亮的绸缎盒子。

姥爷打开一看，自然知道这东西不是便宜货，一对由上好的白玉做的梅花鸣鸟诗文镇纸，通体没有一丝杂质。

“你这孩子，说了别给姥爷买这么贵的东西，你留着买点糖吃，买点衣服穿。”姥爷还是笑得很开心，刮了一下安容与的鼻子，“你小子还真懂姥爷这点爱好。”

眼前这已经算不上少年体格的小子，乖巧的就像个学龄前儿童一样，享受着姥爷的夸奖和慈爱。

“姥爷，我也给您带了一点小礼物。”言澈递上一本书，虽然能明显看到磨损的痕迹，但也能感觉到原主人对此物的爱惜。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姥爷接下书，随便翻了几页，表情竟然全是震惊，“这太贵重了……不，这有钱也买不到。”

“我听容与说您爱好书法，这拓本是我太爷爷早年间参加修复工作时，在初拓后留的复本，也算不上什么珍品。放在我这里也是浪费，不如送给真正懂它的人。”言澈答道，仿佛真的只将其当作身外物一般。

安父安母显然也没想到言澈会带这样一份别致又珍贵的礼物，起初接他时看见只有一个行李箱，还松了口气——毕竟邀请他过来玩，也不图他送礼。

“姥爷，您就收下吧，不要枉费了哥的一片心。”安容与看不下去大人们想要又必须客套的演技，开口劝说道。

几人来回通了通气，姥爷这才答应了下来。他坐在沙发上，小心翼翼翻阅着这本拓本，仿佛在抚摸世上最珍贵的宝物一般，眼里的兴奋与激动满满溢了出来：“这是颜真卿的晚年作品，按照初拓的时间来算，再过几年这本书就有一百岁了。”

除了言澈外，另外几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，难怪姥爷要说这是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。

言澈垂眸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家父要是知道这拓本给您了，也一定会感到高兴的。”

可逝者是否能泉下有知，便不是生者能知道的事了。

因为言澈要来过年，所以姥爷也知道了他家的情况，毕竟餐桌上难免会提到这个话题。大家识趣地笑笑，接着便开始收拾行李。

姥爷突然起身，先走到安父跟前，说道：“今天你做饭，菜在冰箱里。”

显然是没想到老丈人会主动和自己说话，倒霉女婿愣了足足十秒才反应过来，答道：“好……好的，爸。”

姥爷又转过身，拉着两个小辈往书房走，边走边说：“来，姥爷带你们去书房看看。”